

寒光著

林
琴
南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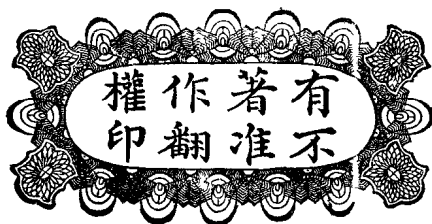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
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

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七二七號
林 琴 南 (全一冊)



定 價 銀 六 角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

著 者 寒 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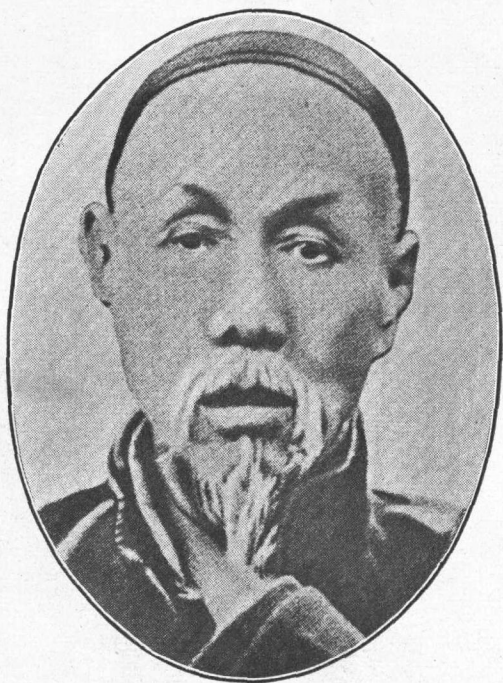
發 行 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 陸 費 逵

印 刷 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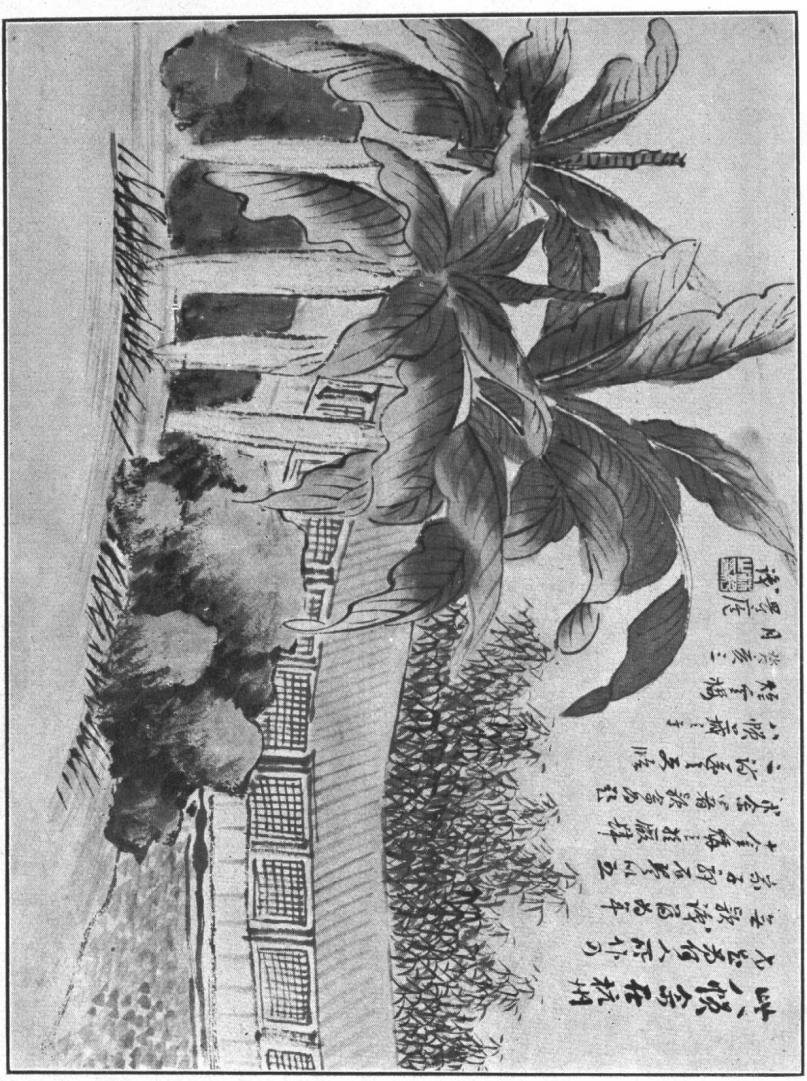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各 埠 中華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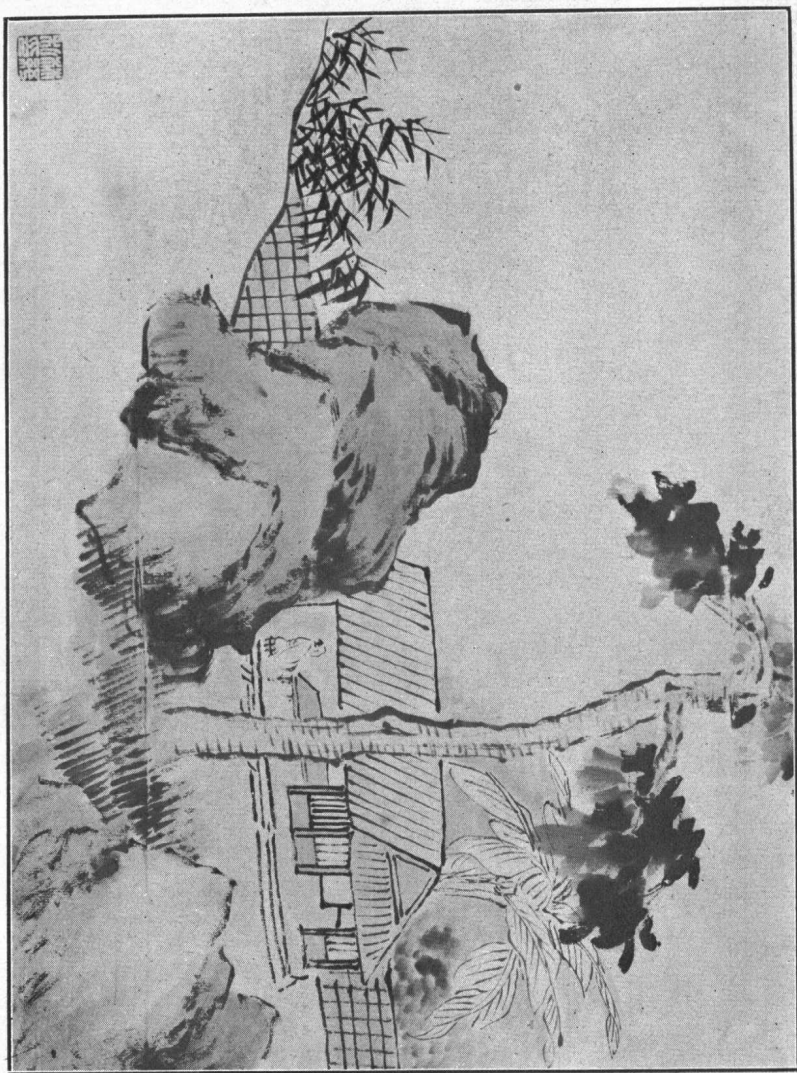


林 琴 南 肖 像

此懷念在杭州
 尤恐若有不存
 之歡海島年
 亦石所而影以五
 千金嬌一庭嚴輝
 求念者秋會易正
 二河遠一五路
 懷戒子
 燈手機
 夢夜三
 墨月
 懷念



二 之 作 遺 南 琴 林



序

到現在爲止，林琴南總還是個最多量的翻譯家，雖說譚正璧尊之爲譯界之王未免太過，但無論如何，林氏的第一流譯品足有四十餘種，試問到這時爲止曾經譯過如此數目的還有什麼人？（除了正在大量出產的伍光建）退一步來說，他究竟是個撐着文學大旗的大人物，替舊文學做押陣大將，爲新文學探出一條外國的通路，在中國文壇上站了二三十年（由譯茶花女時代算起），這樣有建樹的人還不值得我們來詳細討論嗎？話雖是這樣說，但到今年民國二十二年，林氏逝世將近十年了，在國內還看不到一篇具有系統的專論，只有鄭振鐸在林氏初死時寫一篇約略八九千字的林琴南先生（小說月報第十五卷十一號）其餘統都是零零碎碎的東鱗西爪。這是一件多麼缺憾的事呀！

這文初稿寫於十四年杪，十五年春讀到鄭文時曾經改寫一番。只因遠處海

外，篋中書籍不齊，每購一書，動以月計；而且因甲及乙，因乙及丙，輾轉因循，便屢棄於篋底了。今年春，無意中於目錄裏發現國學專刊（第一卷、第三、四期）有陳衍的林紓傳和胡爾琰的畏廬先生年譜兩文，無任喜慰；不幸經購讀後，竟是得到很大的失望！林紓傳我已附載，讓讀者自辨。年譜呢，竟是那樣不關痛癢而潦草幾條就算了事了；而且對於林氏絕大功績的翻譯事業，始終不及一字，這實在是一個不可恕的大荒謬！也許胡氏認其師的翻譯小說不是載道文章所以無足輕重吧？反過來對於謁陵以及宣統賜以親筆春條等等的，卻是大書特書！林氏何不幸而有這樣荒謬的學生！因為他的荒謬和草率太氣了我了，所以便動手從篋底裏把舊稿再找出來重新改寫一回，也許不是無謂的吧？

在這裏得須聲明的，就是林譯小說除了極少數外，我都不曾讀到原文，（其實一大部分連原名都難於稽考了）所以僅就譯本立論，真是抱歉萬分，要請讀者原諒。

林琴南目次

林琴南肖像

林琴南遺作之一

林琴南遺作之二

序.....(一)

一 略歷.....(一)

二 思想與熱誠.....(九)

三 文學界的論評(並附加己見).....(二七)

四 翻譯.....(六五)

五 創作.....(一七)

(一) 古文.....(四一)

(二) 傳奇·····	(一四)
(三) 筆記·····	(一五)
(四) 小說·····	(一五)
(五) 詩詞·····	(一五)
(六) 繪畫·····	(一七)
六 文學價值與功績·····	(一九)
七 結論·····	(二〇)

林琴南

一 略歷

林琴南，福建閩縣南臺人。生於清文宗咸豐二年（壬子，公元一八五二），卒於民國十三年（甲子，公元一九二四）十月九日，得年七十三歲。名紓，初名羣玉，字儼，又字琴南，而以琴南爲最普遍認識的大名。他築一室於龍潭浩然堂的旁側，顏曰『畏廬』。（參觀文集裏的浩然堂記和畏廬記）所以又稱畏廬居士。又因所居的地方多楓樹，便取了『楓落吳江冷』的詩意，別署叫做冷紅生。（參觀文集裏的冷紅生傳。他自以爲得意的作品，也署名冷紅生。）至於那些蠡叟、補柳翁、踐卓翁、長安賣畫翁等，都是後來他自己的晚號。他少時從閩縣薛則柯受古文詞，又從朱韋如學習制舉文；長年以後，乃學畫於溫陵石顥山人陳又伯。他是清光緒

八年（公元一八八二）壬午科的舉人。據他自己對人說，他在三十歲以後便拋棄了制藝，肆力研治古文詞。生平對於各種書籍非常博覽，但爲他所最服膺的，只有廣雅疏證、春秋、南華、左馬、班韓、歐曾及歸震川的文章，他說這些是『天下文章之歸宿』。

他的用工是很刻苦的：『少孤，不能買書，則雜收斷簡零篇，用自磨治。自十三齡及於二十以後，校閱不下二千餘卷。迨三十以後，與李沅曾太守友，乃盡讀其兄弟所藏之完書，不下三四萬卷，——於是文筆恣肆，日能作七八千言。……』（陳希彭、十字軍英雄記序）從這裏我們很可以看出他求學時代是怎樣的克勤克苦，但一方面可說他的文學之所以成功都是基始於這時的。其實他何止求學時代是如此的勤苦，他一生都在如此勞苦的生活中浮沉着。他早年在北京各大學校和閩浙等大學堂擔任講席，後來住在北京，專以譯書售稿和賣文賣畫爲生活。他晚年的畫益發精工，購畫的人們都喜歡他的題跋。他每日譯書四小時，治畫六

七小時他的確是個孜孜不息、不憚勞苦而自食其力的好人。他的朋友和後輩顯的很多，但他始終自立，絕不肯做那不勞而獲的倚賴人，真是一個令人欽佩的清介學者！他自己說：『……要嘗貧窮況味，是箇館子老廚；若說富貴骨頭，輕似一根羊毫……』（天妃廟傳奇第十齣戍遣）又說：『顧吾頗有志，能忍饑三四年，未敢怨猶不平，咆哮以恣吾憤；又未敢蒙恥自託於豪貴。今已老，荷天之右，不至侮辱其身；亦未嘗媚嫉同儕之富貴。嗚呼，畏廬其萬幸不爲名士矣！夫澹泊明志，吾固不能；然得粗衣飽食，於心滋以爲足。……然自食其力，或爲當世君子所憐，則畏廬之生業亦微矣哉！』（旅行述異自序）他雖然自謙說不能澹泊明志，其實他是很澹泊明志的，所以他一生不入政途，永保清白。在蜀鵲啼傳奇裏他說：『題起做官兩字，如同惡病來侵；說到交友一途，即便拚命無惜！』（第二頁）不但如此，連一般人所目爲無任榮耀的清史館名譽纂修也辭絕了。（見劫外曇花自序）從這些看起來，我們不難明白他的簡性和人格了。

一般人士總喜歡說他遵着桐城義法，說他是一個老牌正貨的桐城派，但他自己是不肯承認的，所以常流露於文字中，茲錄下一篇：

林氏選評歸震川集自序

「……南屏當時，有學桐城之目；實則南屏師承震川，不必辨香樹城也。夫文字安得有「派」？學古得其精髓，取途坦正，後生遵其軌轍而趨，不知者遂目爲「派」；然則程朱學孔子，亦將謂之爲「曲阜派」耶？——南屏惡時流之目爲桐城，自作文辯白，極爲會文正所譏。——辛酉五月，余晤康長素於滬上，長素曰：「足下奈何學桐城？」余笑曰：「紆生平讀書寥寥，左、莊、班、馬、韓、柳、歐、曾外，不敢問津；於震川則數週其集，方、姚二氏，略爲寓目而已。」——長素慨然……」

實際說來，這一層是不成問題的。文學上的分黨別派，本來是一種極無謂的事，我們應該就文學自身的優劣而論，犯不到說什麼桐城不桐城；而且桐城派並不是匪黨，盜派的惡名，又何須斤斤分辯呢？

光緒十九年（癸巳，公元一八九三）的時候，他已是四十二歲了。那時他在馬江，恰好有位曉齋主人（王子仁、壽昌）從巴黎歸來，向他說起法國小說的優美，並說仲馬父子的文字，尤爲法國小說中的極筆。一時觸動了他的靈機，遂動手試譯小仲馬的哀情小說 茶花女遺事一本，這就是他翻譯小說的起始，同時也是西洋小說之最先介紹入中國者。這書由他的好友汪穰卿（康年）出資刊行，一時紙貴洛陽，風行海內，且經無量數人熱烈的讚美，鼓起了他無限的興趣，於是所謂「林譯小說」便源源的翻譯出來了。

附錄：陳衍、林紓傳（圖點仍舊）

『林紓字琴南，號畏廬。原名羣玉，閩縣人。世居南臺，懋、慶、闈、中。而自少，刻苦、力學，強記、多聞。爲駢文、慕、王、疊、金、應、麟。爲古、今、體、詩、追、吳、偉、業、陳、恭、尹。能畫。能經、世、文。才名、噪、里、黨。與林、崧、祁、林、某、有三、狂、生、之目。久之。一切棄、去。治古、文、詞。祁、檣、桐、城、諸、老、癡、饋、昌、黎。自謂、善、關、抑、蔽、匿，當伯、仲、梓、湖、柏、枏。或翹其闕。則勃然怒於言。光緒壬午。舉於鄉。屢困公車。大挑用

教諭。乃旅食杭州。順天府尹陳璧、招主五城學堂講席。因教授京師大學。自是淹都下廿餘年。以文（寒光按：當爲「文」字之誤）藝傾動顯者。論者方諸近人。王闓運云。初紆與長樂高氏兄弟鳳岐而謙鳳謙。敦昆弟。歡鳳岐而謙。歷佐東諸侯幕。有聲與紆相引重。而謙摯友。王壽昌精生。蘭畝文。浮與同。澤巴。黎茶。花。小。說。行。世。中國人見所。未。見。不。應。走。萬。本。既而鳳謙。勦。商。務。印。書。館。則約紆專譯小說。歲若干萬言。前後都百餘種。畏廬詩文稿泊各雜著。亦代印。代售。分館百十處。風行便利焉。紆迄譯既熟。口述者未畢。其詞而紆已書在紙。能限一時許就千言。不竄一字。見者競詫其速。且工。然屬他文。亦坐此率易命筆矣。性勤事不少休。賣文譯書外。肆力作畫。自珂羅版、書、畫、盛、行。雖家乏收藏。不難見古名人真蹟。（原文）珂羅版者。西法用藥水傳玻璃照印字畫。毫髮不爽。紆用得飽。臨四玉墨井南田上及宋元諸大家傑作。駸駸擅能品。沽者麇至。幀直數十餅。金紙絹塞屋。益以版稅版權。歲入鉅萬。版稅者。著作稿書坊代印。每部分其價十之幾。版權者。以著作稿售書坊。每若干字價若干。他不問也。紆有書畫空廣數筵。左右設兩案。一案高。將及脅。立而畫。一案如常。就以屬文。左案

事、畢、則、就、右、案。右案、如、之、食、飲、外。少、停、晷、也。作、畫、譯、書、雖、對、客、不、輟。惟、作、文、則、輟。其、友、陳、衍、嘗、戲、呼、其、室、爲、造、幣、廠。謂、動、卽、得、錢、也。然、紆、頰、疎、財。遇、人、緩、急。周、之、無、吝、色。中、年、喪、妻。置、一、妾。多、子。男、女。鉅、貲、少、子。有、不、可、家、者。所、著、文、集、續、集、詩、存、左、傳、莊、騷、韓、柳、文、各、研、究、法。畏、廬、筆、記、若、干、卷。

林
翠
南

八